

# 浪蕩才子狂變沉 沈西城求雅俗共賞

人稱「浪蕩才子」的沈西城，筆耕多年，除一人分飾五角投稿撰文，寫盡各類型小說外，亦編寫電視劇、電影劇本，又轉戰傳媒界出版刊物，堪稱奇才。年少輕狂的他到暮年後，寫作態度一改，由狂變沉穩，貴精不貴多，對寫作變得嚴謹，一稿多修，至滿意才交稿。他坦言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喜歡看他的文章，但抱着雅俗共賞的心態去寫，務求自己寫得開心，讀者看得開心便心滿意足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

沈西城於上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文字工作，當中由他撰寫故事，影視紅星劉松仁及汪明荃主演的純愛劇《京華春夢》在當時風靡全港，相隔36年，他花費半年時間重撰《京華春夢》原著小說，並剛於上月出版，亦是其首本長篇小說。談到為何此時此刻有此決定，他坦言：「不是我想，是我朋友的女兒Ada想。她小時候看過《京華春夢》後，一直想出版成書。我之前都猶疑過，一來自己年紀大了；二來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作，擔心自己能否寫到；三來出版後又是否賣得？經Ada多番勸說，不用擔心銷量，只想了結心願才答允。」

把電視劇改編成小說，沈西城並不覺得困難，「只是劇中人物說的是廣東話，我要變回國語，另外就是要把眼中見到的畫面，藉由文字讓觀眾『看見』當中的風景。」他笑稱重看該劇感受不大，亦不知道將來會否繼續寫長篇小說，「現在出版市道不好，究竟還有沒有人想看我寫的呢？我不似亦舒、張小嫻，我寫的東西較舊，較難吸引年輕一代的讀者群。」那「不寫書，寫電影、電視劇劇本？他再度搖頭，「電影要找到人拍才行。內地的電影投資相當大，隨便願意拿出三四億的人大有人在，但他們會否喜歡我寫的劇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## 小鼓勵成大動力

對比起以前全盛期一天寫一萬字，現在的沈西城一周只寫一篇文章，千四四，一個月也只寫五千多字，他表示沒有感到不習慣，「以前我寫稿，寫完不改，『求其』，寫完賺稿費就算，到60歲後，才像金庸變得認真，寫完文章會慢慢修改，寫完第一稿、第二稿……，改了幾次才交。」

他多次表明自己寫舊事，但絕非只把資料搬字過紙，「加了自己的感想，寫的人物的特色，句子也會講究，間中加插一些詩詞。其實我的讀者說喜歡看，我也覺得奇怪，因為我是無意中弄出來的，初時不是這樣想的。你知我們老人家很容易逃，讀者說寫得幾好，已經很喜歡。讀者的鼓勵亦令我產生動力繼續寫下去，好像自己不高就對不起他們。初時已經認真，現在就更加認真，不能錯、不能亂寫。」

他強調作家最怕被人罵說「狗屁不通」，「你可以與讀者意見不同，但如被說成寫得不好，『唔識寫』，那就不寫。作家



■在手稿上，可見沈西城修改的痕跡。受訪者提供

要有良知，自知之明，要懂得反省改善，所以寫作要認真，過到自己，要有羞恥心，人沒有羞恥心就弊了。」

## 喜獲讚文字精煉

對於現在的寫作心態，沈西城回應4個字，雅俗共賞。「首先要純中文，現在年輕的香港人對中文情懷低，很多時寫得不通，表達不到自己的想法。寫文章最重要是要文筆正確，思維清晰，有些香港人兩樣都沒有，就自然詞不達意，像著名作家魯迅說過：『不要做空談作家。』寫不好不如去拍電影、打工、炒賣股票更好。作家是世界上最艱辛的職業，亦是最不能賺錢的職業。二來文章不要太長，六七個字寫得完的，不用用上N個形容詞去包裝，過分賣弄，最好的文章是最簡單的。最後是要寫別人看得明白的文字，不要太高深，不要為了特殊的讀者群去寫。」

他提到最近有位朋友在facebook傳了一段文字給他看，當中寫道：「沈先生能夠沉了這麼久後，再出來，再有第二次機會，其實是很難得。以前他屬於狂、浪蕩，現在就很沉穩。」對於自身的寫作經歷，他自認較為傳奇，亦帶點幸運，經歷過抄襲封筆低谷後，仍有機會寫文章，仍有少許粉絲支持，已很感激。他自認為人不過分虛偽，文章不算寫得很好，但亦不算太差，最開心別人說他「文字精煉」，直言：「這不是粉絲吹捧，而是真的比以前精煉了，但仍有進步的空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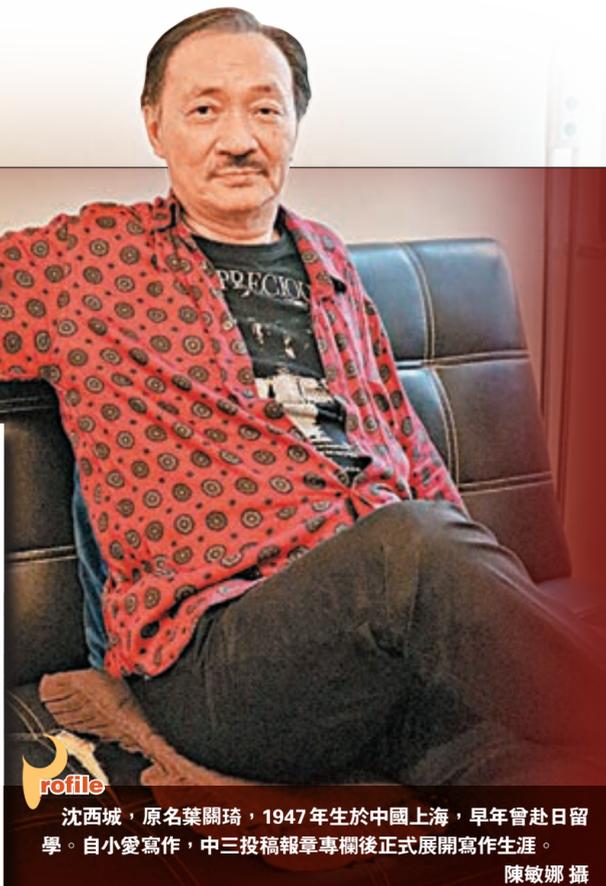
今時今日他仍堅持做作家，憑着是那份心，而不是為錢，「寫作是一份藝術工作，而藝術工作者多少都有一份骨氣在。」年近70歲，究竟還會寫到何時？他坦承不知道，「金庸在49、50歲之前已擱筆不寫，而倪匡直到10年前才停筆。有些人覺得寫出來，達不到自己的標準，要愛護自己枝筆而不寫。倪匡就曾說自己寫作的quota已用完而不寫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但喜歡跟筆做朋友，尤其是近年，就算不能出版，也可寫信和小文送朋友，相信我到死都會拿住筆。」



■《京華春夢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

■《京華春夢》小說封面。出版社提供



沈西城，原名葉關琦，1947年生於中國上海，早年曾赴日留學。自小愛寫作，中三投稿報章專欄後正式展開寫作生涯。陳敏娜攝

## 不後悔 向前看

沈西城筆耕多年，但原來他小學四年級前，作文一直都是不合格，直至小四五年級時，偶然在學校圖書館看了老舍《駱駝祥子》的精華版，一周後的作文課剛好要寫一種人的生活，他想起了《駱駝祥子》中的人力車夫便寫出來。該篇作文拿了85分高分，他非常開心，發現看書對寫作有幫助，自此迷上閱讀，什麼類型的書都看。他笑言：「啟蒙是老舍，但看得最多是徐志摩。」長大後，他順其自然地走上筆耕之路，「其實，我爸爸是開建築公司(上海益新營造公司)，是當時香港三大上海建築公司之一，我不肯繼承，爸爸很不開心，但他和媽媽沒有逼我，最後他們把公司收起來。說真的，我自問非營商材料，就算給我打理公司，很快就會倒閉。」

不繼承家業，堅持夢想路，他從沒後悔過，如同之前因抄襲而曾封筆八年，到現在仍不時被問及該事，他亦落落大方地表示：「不介意，當時我是做錯了，錯就要認，要改，但我不會後悔，因為錯了已不能返轉頭，不如向前看，看可以怎樣做得更好，後悔是懦夫的行爲。這可能跟我祖母有關，她是日本人，所以我也少許武士道精神，內心很硬。」



■沈西城和母親。受訪者提供

## 欠教書資格

沈西城推出《京華春夢》前，出了一本《西城紀事》，連同他近年出版的《舊日風景》等作品，這些著作多圍繞記錄本土文化的輝煌年代，猶如本港文化歷史掌故，問及會否考慮執教鞭，直接傳授本港文化歷史知識？他即時要手擰頭，真誠地坦白道：「其實我沒有讀過大學，沒有資格教書。我會考成績麻麻，僅得4科合格，去了珠海讀大專，讀了兩年文史系，未讀完就去了日本的專科學校讀了一年半書，也沒有讀大學就回流香港。你知，其實沒有讀大學就沒有資格去教書，所以我不敢教人，最多寫下文章，與眾同樂。而且我是老頑童性格，沒耐性，你叫我日日去教書，我暈都似。」

至於會否教下兒女孫輩，他直言：「我只有一个女兒，要她自己喜歡才可以。我識倪匡時，他沒有教我寫作，我們平時都是在談飲食，就算金庸都沒有教我。寫作是靠自己平時多看多寫，如同武功般，要靠自己領悟。女兒讀到博士，但她不喜歡寫，我都沒有辦法。」

# 廖永雄的「墨有五十色」

墨有五色，乾、濕、濃、淡、清，而在本地藝術家廖永雄(Danny Liu)的個展中，墨卻有五十色之多，既是概念上的放大和誇張，又是透過紙本、絹本、畫布和裝置等不同創作媒介，表現出傳統水墨畫的無限可能性。展覽延續他2012年的「山在哪裡」系列，圍繞「消費」和「崩離」這兩個生活議題，描畫都市表象、人類消費習性，並穿插着與大自然之間的因果，展示縱橫交錯、有群眾參與的城市景致。

廖永雄介紹道：「我嘗試用一種新的思維去裝置畫作，使觀者可通過不同的角度欣賞中國山水畫。現代人多忽略中國文化，未必是他們自己的問題，而是因為社會沒有足夠的機會供他們接觸，我們的生活多西方化、數碼化，營營役役工作的同時卻忽略了精神價值。」

## 籠中雀喻都市人

「這次展覽的作品有畫在帆布上的高樓大廈，上面塗了金色，表現城市人對買樓價值的重視，以及必須而努力工作搵錢買樓的壓力。就像這幅畫《蜂忙》，一邊是山巒狀的高樓，一邊是因於籠中的七隻雀鳥，乍一看好像被囚在籠中，但如果換個角度，坐在咕啞上抬頭看，就會發現籠子其實是投射上去的影子，並非真實存在的禁錮，就如同那些強加在我們身上的無形壓力。換個角度，籠中的雀鳥也可以很自由。」另一邊是「消費山水」主題的作品，《二十四節氣》即為大幅山水畫居中擺放，兩邊皆是二十四節氣的電話截屏，每一張截屏都是山水畫的其中一部分，「這種設計是在諷刺數碼化方便年代，很多人習慣在電話上網看展覽作品，但其實看畫是要看真跡，才可以欣賞到墨的五彩魅



■畫在購物收據上的「消費山水」系列。張岳悅攝



■Danny每年都以一幅傳統水墨畫記錄心情。張岳悅攝



■絹扇上的文人系列是以茶染畫的代表作品。張岳悅攝

力。」更直截了當的是，他找來一部銀碼機，長長的拖在地上的收據上也是一幅微型山水畫。開時他周圍去寫生，經歷過黃山的奇偉和太行山的險要，回到香港開始創作時卻滿目皆是高樓大廈，於是他又問自己：我究竟在畫怎樣的山水畫？山水畫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？「我逐漸明白，自己更需要畫的是心中的山水，也就是古人所講的『意境』，於是我不是單純地畫山水，而是多關注自己身邊的環境。我從位於太子的畫室窗口向外望，高高低低、色彩繽紛的舊樓又是另一種趣味，於是我將高樓入畫成山，公路入畫成水，自在山水和緊張都市的衝突帶給我更多的啟發。」這種啟發使他嘗試更多方法去對抗「城市山水」帶來的緊張感，以茶染畫便是其中之一：普洱茶色的淡雅配以絹扇的古典，密集排列似高樓的窗戶，間中留白又是山水畫的風格。

## 慢作畫從心出發

廖永雄少時和家人移民澳洲，大學畢業後回港從事金融業，坦言並不習慣快節奏的都市生活，同時又因好奇而對從未接觸過的中國畫產生興趣，隨即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平衡點。他先後跟隨水墨畫家熊海和梁巨廷學習技術和畫論，陸續修畢中

國繪畫和視覺藝術教育文憑課程，辭職專心作畫。2011年他遇到樽頸位時去修讀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美術碩士課程，受教授啟發常問自己「做什麼」、「為什麼做」和「怎樣做」三條問題，他「以茶染畫」的創意便來源於這種不停的自我發問，「我問自己，為什麼要在作畫前先斟一杯茶？如何將茶和畫聯繫在一起？我在台中茶園住了一個星期，觀察種茶、採茶、製茶、泡茶過程環環相扣，若其中某個步驟做得不用心便不夠好，茶便沒有那麼好喝，這與作一幅水墨畫有很多相似之處，每一筆都要從心出發。」

新材質，新概念，新穎之餘又遵循傳統，他說自己每年都會畫一幅大尺幅的山水畫，展覽中將六年的作品並排掛在一起，就如日記般容易見到個人的變化，「六年前的線條細，落筆沒什麼信心；兩年後或因工作而心浮氣躁，或遇到樽頸位找不到發展的方向，或工作與生活無法兼顧，畫中的線條急促；到了後期，有信心之餘還找到了方向，會靜下心來慢慢去畫。」他說：「學中國畫除了學技法外，更是體會一種修行，學習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。作畫時不可以快和急，教人在恰當的時候停下急促的步伐，收拾心情以看到更多的東西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■廖永雄以《蜂忙》的投影鳥籠象徵都市人身上的無形壓力。張岳悅攝